

# 卷三十九

書名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撰者 唐 魏徵等 奉敕輯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纂-纂言  
 索書號 貴重-33  
 編號 C5884000

## 羣書治要卷第一

### 周易

乾元亨利貞  
文言備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鳥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下處

體極居上體之下純路下道則居上之德  
 廢道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若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不行不在

也乎  
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  
 以德興德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

乎  
 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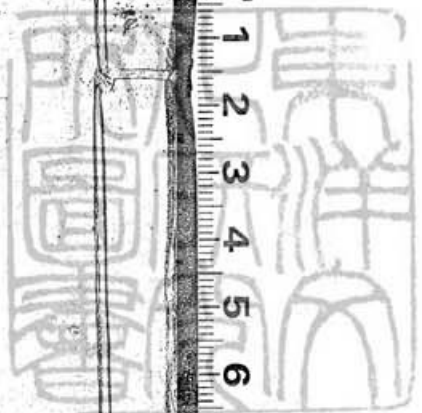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56



三十九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呂氏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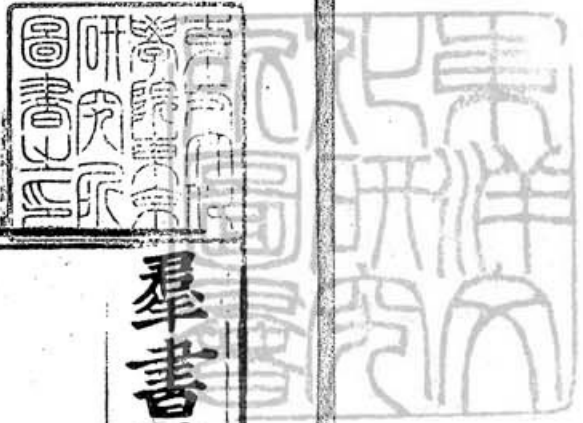
貴公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則天下平和平掌

觀於上志古志有德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

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凡主之立也生於

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陰陽



之和不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

主不阿一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

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尸尸

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殞至使蟲流出尸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

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欺用公則齊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

時無私為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庖

人調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

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伯王之君亦然

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

伯若使伯王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

為王伯矣誅暴所私枉則不可以為王伯水泉深則魚鼈歸

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美則禽獸歸之

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

務其所歸務人使婦之末也務其所行可婦本也強令之笑不

樂強族令之哭不悲皆無其中心也強之為道也可

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夫寒既至民煖是利

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

無利之去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貴則觀其所進富

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行則行仁也近

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也言則言道也窮

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

其守守情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

節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雖獨不恐也哀之以驗其仁

仁人見可哀者則不忍之也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

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六戚

六親也四隱相匿揚長蔽短也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

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廊內則用六戚四

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羨美無

所於失矣言盡知之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

臣

子

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

然而人君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

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也在臣子則不

忠不不知理義生於不學生猶出也是故古之聖

王未有不尊師也尊師則不論賤貴貧富矣神

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橈悉姓諸名也大橈作甲子者也帝顓

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

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

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且齊桓公師管夷吾

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

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沉縣大夫吳王闔閭

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儀名越王勾踐師范蠡大

夫種此十聖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

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

哉至於道也此五帝之所以絕也三代之所以滅

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以絕滅也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

犯其上犯猶隨也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

與言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

不和於雅故不樂也溺者非不笑雖溺人必笑罪人非不

歌也當死者雖歌不樂也狂者非不舞雖舞不亂世之

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

民人呻吟其以為樂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為

樂也故曰若之何也

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

則若電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

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以此為樂則

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也鬱怨也國愈

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

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

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鉅大倣詭殊瑰耳

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倣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

目未嘗見

務以相過不用度量

不用樂之法制

侈則侈矣

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非正樂也故曰不樂

樂

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傷

怨悲也傷病也

此主乎

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

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

弗樂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

味在前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弗

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

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

於行適

適中適也

夫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

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

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

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生全則壽

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

服於理也

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凡音樂通乎政而



風乎俗者也風猶化也俗定而樂化之矣故有道

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俗而知其政矣

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

論其教論明故先王之制禮也非特以觀耳目

極口腹之欲也特正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

義也平正也行猶通

黃鐘之月土事毋作慎毋發蓋以固天閉地

十一月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十二月也幾近也終盡也歲旦

更起搏而農民毋有所使使役大蔟之月陽氣

始至正月草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毋或失時發土

而耕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毋或

作事以害羣生事兵戌事姑洗之月達通道路溝

瀆修利三月也時雨將降故脩利溝瀆中呂之月毋聚大眾

巡勸農事四月大衆謂軍旅與功築宜草木方長毋携民

心民當務農長育穀木徭役聚則心攜離逆上命也蕤賓之月陽氣

在上安壯養孩五月也非盛也孩少本期不靜草木早

稿靜安也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隨落早枯稿也林鍾之月草木盛

滿陰氣將刑六月也立秋則行戮故曰陰氣將始殺也毋發大事

以將陽氣將發起也夷則之月修法飾刑選士

厲兵七月也飾正也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南呂之

月八月趣農收聚毋敢懈怠無射之月疾斷有

罪當法勿赦九月也有罪應鐘之月陰陽不

通閉而為冬十月也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辨喪紀審

民所終審慎也終率也修別喪服親踈輕重服制之紀也

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

北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為

人主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

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

乎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

故天以此罰我也今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

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微昌也請改

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

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  
幾何疾乃止止除立國五十一年而終

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

曰災惑在心何也

子韋宋之太史

子韋曰災惑者天

罰也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

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

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餓民必餓死為人君

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

之命固盡已乎無復言矣子韋再拜曰臣敢

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

必三賞君命今昔災惑必徙三舍君延年二

十一歲是昔也災惑果徙三舍

兵之所自來者上矣

自從也上及也

家無怒咎則賢

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

相侵也立見天下無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

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

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

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

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

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

天下之兵悖矣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

然水以療渴火以熟食不可偃善用之則為福

不能用之則為禍能者養之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也善用藥

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

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

故方之於良藥故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

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飢者之見美

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若強弩之射於深

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

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

刃而民服若化若順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壹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飢飢寒人大害也救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飢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得矣得國土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

人乎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羸而甚愛之

陽城胥渠陽城姓渠名也廣門之宦夜欵門而謁曰

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宦小臣也欵叩也醫教之

曰得白羸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羸取肝以與之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

甲首

獲衣甲者之雙首也

人主其故可以不好士也

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

性也所重所愛死而弃之溝壑人之情不忍

為故有葬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

也

慎重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

慮計

以生人之

心為死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動莫如

無有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閉

人不發搖不見動搖謂之

重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

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

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

之難豈不惑哉

享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

慈親孝子

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

非葬之心也非為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

移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辱不以便死為

故

故事而徒以生者之誅譽為務此非慈親孝

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

重尊也怠懈也

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重而以

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何哉

厚葬必發掘故

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言不安

世之為丘壙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廷為宮室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無

窮為死者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

置之壙上曰此其中珠玉玩好財物寶器其

多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

為大惑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

未有不亡之國者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

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中山

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

亡國不可勝數前也是故古大墓無不拙者

也而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

之通林以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

禹葬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是故先

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為

死者也為猶便也先王以所惡唯死者之辱也發

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也謂愛

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眾多厚

寡能儉葬若少也故宋未亡而東豕掘文公齊未亡

而莊公豕掘以葬厚豕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

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佞

友不可而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反

危之其此之謂乎

至忠逆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聽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言不

肖主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

惡之惡其灌之者也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



惡聞忠言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也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

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弘

是已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

為之報讎孟嘗君知公孫弘故為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

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

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

天下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

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

故曰不能與之爭士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

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至豫讓之友謂

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

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

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飢而不

我食而時使我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

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於智氏則

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庶  
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  
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  
人於己也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徒  
開東曰徒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使人西觀秦  
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  
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  
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

矣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

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  
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  
百里而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  
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  
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  
得意輒爲人君不得意不肯爲人臣如此者  
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能致其主

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面汚其衣與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聽必悖矣

尤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色言語動

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竊盜掘其谷得其鈇谷坻

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衆無似竊鈇

者其隣之子非變也已則變之變之者無他

有所尤也邾之故為甲裳以帛綴以帛甲公息忌

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邾君曰將何所得組公

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

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為

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

其家多為組也傷敗邾君不悅於是乎止無以

組用以邾君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使公息忌

雖多為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為組

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足以累公息忌之說

累猶厚也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詳也不察則善不善

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昔禹一沐而三投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

之士通乎己之不足欲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故也通乎己

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愈易平靜以

待之使夫自以之用以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

之亡國之主反此自賢而少人少人則悅者

持容而不極至極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

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

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

家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

榮愈辱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緣功伐

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為誣無功

伐而求榮富詐以虛取詐誣之道君子不由

用由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

孝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譽人臣孝則事

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

固不疲此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唯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

疏必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

以治天下者五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

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所為貴德為

其近於聖也所為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為

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為慈幼為其近於弟

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

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

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以詐足猶厭也

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

不許復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為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

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返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

賢主愈大愈懼愈強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鄰國也強者勝其敵大者侵削小勝其敵則多怨小

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

於得思哀哀也亡有得必有失故思之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

力也不悅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

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此使人雖勇刺之

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

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

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本無有擊夫無其志

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

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

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大王獨無意

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曰孔墨是也

言當為孔丘墨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

也無官為長天下大夫女子莫不近頸

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尊高今大王萬乘之

主也誠有其志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

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

焉至對曰讒匿勝忠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往  
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  
報曰其亂甚矣百姓不敢誅怨矣武王遽告  
太公太公曰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機

而作不待終日故必先去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固猶少千

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聖人繼踵也

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

之治奚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

與無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此治世之所

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短少也長多也故亡國相望

言不絕也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

世譬之若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

焉山在其上矣聖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

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也故

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齊等也等



則不能勝已故日無益我者也以為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諸衆齊民不待知

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

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

之分至至於治也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

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

驥不勝人矣人主好人官好為臣之官事則是與驥

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勝也夫人主亦有

車無去其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

車所以乘物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奮其智

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也則百官相擾

擾亂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攻在門比

亡國之風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握其

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

羣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

其言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

放悖放紛也悖亂也堯舜之民不獨義禹湯之臣不

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也桀紂之民不獨鄙幽

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

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

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誅怨矣牛馬必擾亂矣

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

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昊天無刑而

萬物以成又無所制作物刑而物自成也大聖無事而千官

盡能官得其人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之謂不教之教無

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以其言之當君在言臣

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以其言為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

以其言之得狂言而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為

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得不在於君而在臣

待臣臣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才故曰

數官然後成也夫國豈特為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

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

也方道

思慮自傷也

思慮勞精神也

智差自亡也

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

奮能自

殃也

強奮

凡茲邪險諛之人也必有因何因因

主之為

因猶隨也

人主好以己為

已所好情欲為

則守職

者舍職而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

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

得其阿主之心

是宜動者靜

宜靜者動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

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

亂愈長矣人主以好為示能

以能示眾

以好唱自

奮

強奮

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

有司為有司也

大臣臣君進思盡忠却思補遺此以聽從取容無有正君

者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為有司

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

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容之業也

君臣不定

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

者請矣

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

巧智者詔矣詔多

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

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

無不請其道固窮必固窮而不知其窮其窮患

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重塞塞之主無存

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修法舊責而

不詔責臣成功不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

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不以

知為道道尚因修長養不違戾自絕江者託

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

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

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

虜非阿之也用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

然也庖人則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則管夷

吾僕虜即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也用

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宋人有取道

者其馬不進到投之谿到殺也又後取道其

馬不進又剉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  
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  
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  
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不民  
為之亡國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  
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  
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  
然矣要乎託託授愛利愛則愛利之心息而

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  
以尊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  
璽之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為造父不過也  
顏闔曰其馬將敗少須東野稷之馬放而至  
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放也對  
曰夫進劫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

過焉猶求其馬亦是以知其放也故亂國之

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

過不識過責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

罰民進則欲其賞却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

不足也則以偽繼矣知則上人從而罪之罪其

偽也是以罪召罪也召致故禮煩則不莊業衆則

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

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為戮

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

矣也使賢以義唯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

必以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也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

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

之留惡之生精氣鬱鬱滯不通故水鬱則為汚水淺

不留樹鬱則為蠹蠹蟻草鬱則為蓄蓄穢國亦有

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

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主矣叢聚故聖人

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也厥簡子家臣也

鐸尹鐸亦家臣厥之諫我也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

也喜質我於人中質正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

也愛君之醜愛惜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

之過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

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

之言刻刻盡人主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

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必自智必輕物

自謂有過人智驕則簡士簡賤自智則專獨不

忠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無備召禍專獨

位危簡士雍塞士不盡規故欲無雍塞必禮

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貌備三者

君人之大經經道

趙簡子沈蔡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樂

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微為之吾  
 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樂微來之今吾好士六  
 年矣而樂微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絀吾  
 善也所得者皆過也所不進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故若簡子  
 能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  
 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  
 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也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

河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

忠君盡忠於君安信曰信民絕信於民安勇曰勇去不

肖勇於去不肖也安敢曰敢用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

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

患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聞辨

言而似通者通達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

忠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



慮也

思則知之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  
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  
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是賤其所欲  
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已枉  
所惡惡聞直言  
也直言何從來至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  
好直有之乎能姓也  
意名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  
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今身得見

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  
惡安也若能意者使

謹乎論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向  
曲不阿主主之

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

惡也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矰弋射  
短矢也以田

於雲夢田獵也雲  
夢楚澤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

年不聽朝淫感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保  
大

保官  
申名今王之罪當笞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

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咎  
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  
先王王曰諾引席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  
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咎  
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保申曰臣聞君子耻  
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起出  
請死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  
至召保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增放丹之

姬務治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  
此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強弓示有力也其

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

中開而止開開弓強至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

其孰能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

悲哉傷其自誣而不知言非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

之主患在乎用三石為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

德其治理  
皆亦如之

欲知平直則必准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

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輔弼

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務在自知堯有欲

諫之鼓舜有誅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

戒慎之鞀欲戒者搖其鞀鼓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

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荆

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

故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百姓

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推

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之聞之而奪已也遽

揜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

為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此自揜其耳之類也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失莊王見而問

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視人之友也布衣

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

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  
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  
所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  
有皆失敢交爭正諫交如此者國日安主日  
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  
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  
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為

宮室必任功匠奚故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

善也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

直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

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成就不知規矩準繩而

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其君

某王之宮室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

自為之則不能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

此功名之所以傷傷國家之所危危湯武一

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  
安而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  
悅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勸進通乎用非其  
有也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

民傷病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日公衣狐裘坐熊

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

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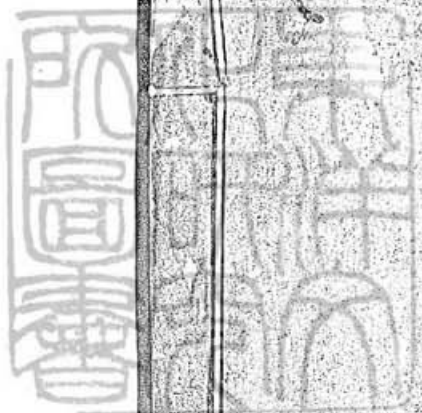
公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  
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  
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  
之舉用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人以此見  
之且春也有善如寡人有春之善非乃寡人  
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可謂道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紀伊德川  
氏藏板記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